

# 《以優勢觀點視角去看邊緣青年》

作者姓名：顏植豪

作者任職單位：社區青年服務隊

## 摘 要

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由博彩業所帶動，其影響滲透著個人、家庭和社會各個系統當中。青年需要時刻準備好，適應急速變化且複雜的社會因素，當他們出現偏差行為，如夜歸、逃學、打架、網路成癮、情緒狀況等等事件時，社會的主流論述大多稱這類青少年為「邊緣青年」，筆者認為名目背後則是在這些標籤裡去看待邊青問題，過於聚焦個人缺失而忽略背後的成因，以及青少年自我發展的需要。

而本文則以淺析何為邊緣青年，嘗試探討其成因，並透過筆者的經驗分享，如何在學習到發掘青少年個人的優勢，以優勢觀點視角去看待邊緣青年。同時文章中亦提及他們正在面對的社會限制，盼望日後爭取更友善的大環境，讓他們擺脫被標籤的身份，重新找到新的「出路」。

**關鍵字：**邊緣青年、標籤、偏差行為、優勢觀點

## 目錄

壹、	邊緣青年的定義.....	1
貳、	邊青，究竟是如何煉成？.....	1
參、	社會環境因素.....	2
肆、	就業現況：家庭功能被受挑戰.....	4
伍、	標籤產生烙印效應.....	5
陸、	青少年自我發展與偏差行為.....	7
柒、	以優勢觀點代替烙印.....	8
捌、	參考資料.....	10
	圖 1：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2
	圖 2：澳門未來五年所選擇的發展戰略.....	3
	圖 3：金錢價值觀.....	4
	圖 4：兩年全日制課程.....	6

## 壹、 邊緣青少年的定義

邊緣青年(簡稱:邊青)一詞,最初是 1976 年由美國犯罪學家兼社會工作者 Herman Schwendinger & Julia Schwendinger 在著作《Marginal Youth and Social Policy》中提出,文章指出邊緣青年主要是社會結構下的產物。一部份青少年之所以被邊緣化,是基於當代資本主義下,社會政策和社會結構受著經濟所誘導,負責社會化的單位相應會調整何為「成功」的定義和藍本,來生產更多有利經濟發展的社會單位(Socialization Agency)。如一部份青少年未能適應資本社會要求或內化其價值觀,他們的市場競爭價值則會下降。對此,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和學校會嘗試以各自方式進行修正,而基於這類青少年普遍對「成功」不抱有強烈動機,因此這種修正最終大多只會演變成間接地邊緣化這類青少年,形成所謂的邊緣青年(Marginal Youth)。

## 貳、 邊青,究竟是如何煉成?

澳門是高速發展的現代化城市,在講求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須時刻保持競爭力來應對周邊城市的高速發展,如香港、新加坡、台灣、泰國等等。使現今青少年身處的環境,須背負一個又一個「成功」的責任標籤,並按照的相應劇本成為一個又一個的未來棟樑來繼續貢獻社會,去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再者,青少年滿足社會價值觀的同時,更需要適應家庭和社會結構的轉變。當出現無法適應大環境的青少年,主流社會到底會怎樣看待他們,或如何標籤這些青少年,使他們走進被邊緣化的道路上?

## 參、 社會環境因素

澳門，根據基本法第五條記載，“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這個原則下，澳門自回歸而來不斷採取各種政策，使澳門經濟不斷蓬勃起來，2018 年本地生產總值 440,316 百萬澳門元相較 2008 年 167,760 百萬澳門元，已有 2.62 倍的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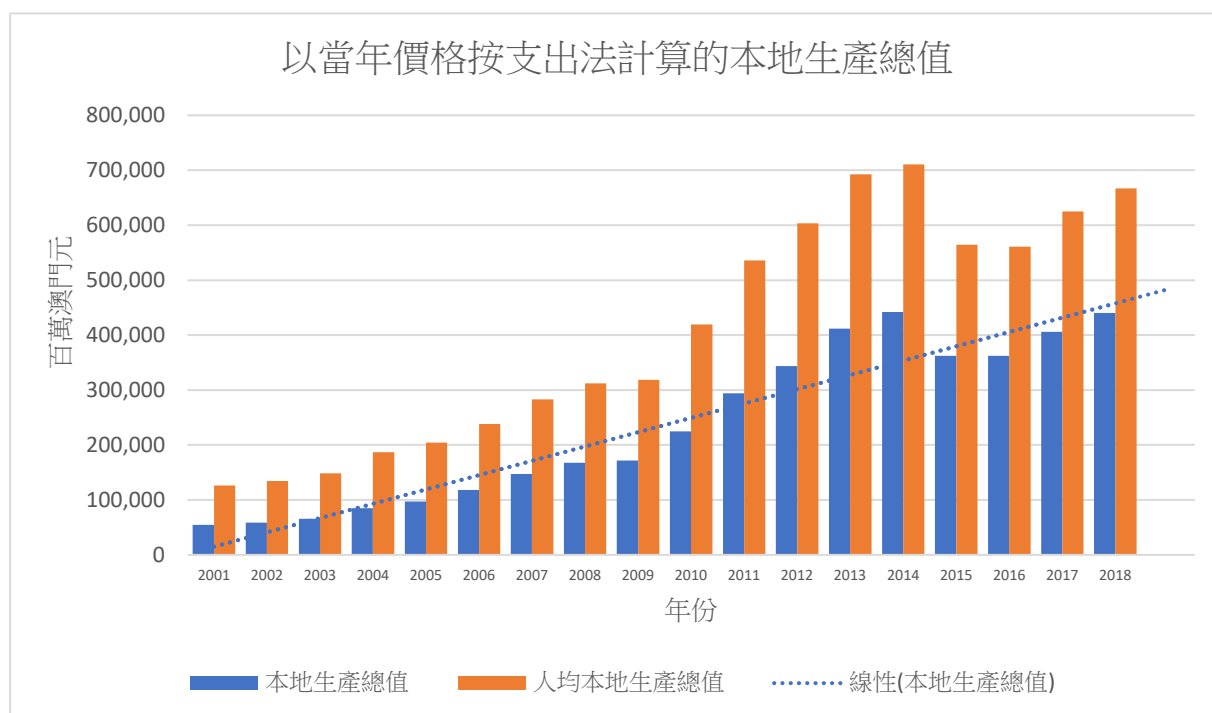


圖 1：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統計暨普查局，2018）

在經濟條件許可下，社會發展相應迅速。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草案文本，“澳門未來五年所選擇的發展戰略：以提高城市競爭力為主軸，全面提升澳門在區域合作與國際交往中的地位和影響，圍繞競爭力指標體系中人力資本、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基礎設施、管理績效、生活素質等要素素，制定主要八個發展戰略與部署。”（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草案文本, 2016）



圖 2：澳門未來五年所選擇的發展戰略（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2016）

細看澳門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說明澳門在未來仍會朝繼續提升競爭力作為方針，而根據《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中期檢視報告，提出“因應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增強青年的核心競爭力，建議未來青年工作需重點增強澳門青年的核心競爭力，著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掌握多種語言技能、提升抗逆力和創新能力等；同時，亦要培養青年憂患意識。”為青年政策中後期的重點工作建議之一。

從上述的資料，反映在澳門什麼是成功的定義和藍本。筆者認為，讓青少年及早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本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但當主流對成功指標的論述消化成社會政策及規劃。如社會要求青少年軟件與硬件兼備，軟件上能具有國際視野、掌握多種語言技能、提升抗逆力和創新能力等等；硬件上須要青少年時刻在競爭中交出理想的成績表，如學校時期的各科成績與名次；大學時期所選擇的大學與專業；工作時期則講求前途與錢途；這些就是社會正潛移默化青少年對人生成功劇本的定義，目的就是將青少年塑造成必須承擔責任，滿足社會不斷進步浪潮的需求，否則就是社會化的失敗品。

## 肆、 就業現況：家庭功能被受挑戰

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急速，主要因素是因為博彩業的帶動，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按統計暨普查局 2018 年第四季就業調查，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為 70.9%，就業人口為 388,000 人，博彩業就業人口為 83,600 人，輪班僱員比例為 85.3%；非博彩業就業人口為 304,400 人，輪班僱員比例為 24.8%，按計算本澳輪班工作總人口則有 146,801 人，總比例為 37.84% (統計暨普查局, 2018)。2016 年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公佈了澳門中學生親子關係調查研究報告，訪問了 881 名有效受訪者，樣本當中父母都有工作的佔了 71%，其中父母一方是輪班工作制的有 32%；雙方都是輪班工作制的更是有 15%，報告指出父母中輪班工作的情形越多，會對親子關係產生更多的負面影響。同時，報告亦發現，除了吃飯和睡覺外，有 65% 青少年和父母每天相處的時間只有一至兩小時或不足一小時。(胡雅坤, 2016)

隨著家庭互相陪伴時間逐漸減少，父母能見證青少年的成長時刻也變得愈來愈困難。筆者在前線工作經驗上，得知當父母如發現錯過子女重要的成長階段，如經濟條件許可，現今不少父母會採取以金錢或物質去補償教養的責任，尤其以零用錢，球鞋，手提電話，衣服，科技產品最為明顯。根據教育暨青年局青年指標，顯示受訪青年的金錢價值觀，認為有錢就有前途的青年同意百份比近年整體有上升趨勢。2008 年的 25.7% 去到 2016 年的 27.5%。然而，如當青少年長期受到金錢至上的社會氛圍與物質主質的洗禮，且缺乏足夠的正向引導，青少年容易對金錢及成功的認知產生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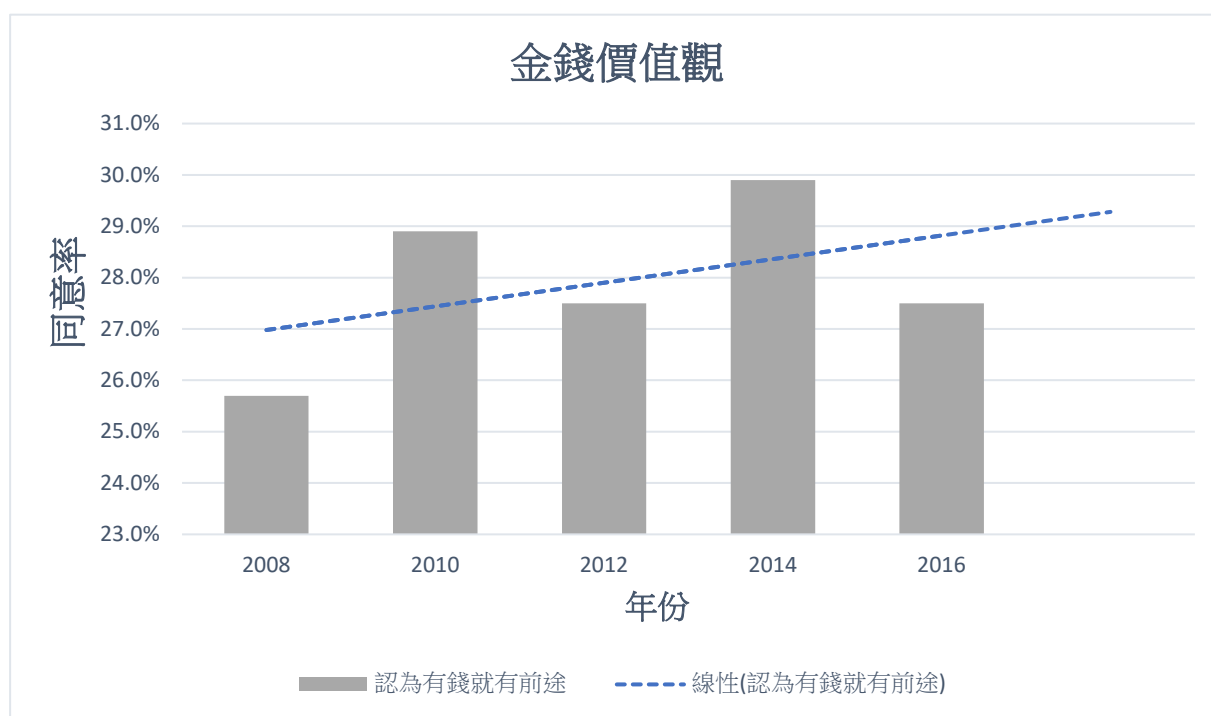


圖 3：金錢價值觀 (青年指標, 2016)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出本澳雙職和輪班家庭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使家庭本可以提供的功能質量受到挑戰，甚至產生矛盾和衝突。例如青少年因讀書成績欠佳／或因打架事件，要求家人請假一天前往學校或警局處理善後事宜時，根據筆者的前線工作經驗，通常家人會有兩個狀況。第一，家長顯得十分緊張，害怕再責怪青少年會發生二次傷害，因此變得沉默，只希望能盡快解決問題；第二，以責罵為先，希望以教訓來令兒女經一事，長一智。這兩點的背後原意都是好的，但由於平時陪伴的時間有限，相處時又未能好好溝通，便容易忽略青少年偏差行為背後的需求。筆者曾經在警局門口問過青少年，“家人幫完你，你覺得點？”，他們回應道“咪又係咁，罵完都一樣架，好多時候，想有人關心，咁易啊？唔通指意佢地過到嚟，唔係罵咗先，而係攞咗我先？算啦，曬氣……”，筆者認為，家人無法安撫青少年的情況，這些矛盾和衝突狀況的責任，都不可以只怪任何一方，因為背後隱藏更多的是社會發展的因素。然而，當青少年的情感依附上出矛盾或疏離狀態，那家庭社會化功能便很難發揮作用，成為青少年自我不完整發展的養份，加重適應成長的社會成本。試問，青少年因應環境而需要面對的隱性壓力，社會又能承擔多少？

## 伍、 標籤產生烙印效應

綜上所論述，現時本澳青少年因應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實已被貼上各色各樣的社會標籤(Label)，滲透在社會結構、社會政策，和各個社會單位的每處角落當中漸漸消化。最終演化成教條的存在，監督著家庭、學校，以及社區按標籤執行社會化，強行將青少年塑造成一個充滿競爭力的角色(Role)。

當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出現障礙或問題，如學生成績不佳，進而被停學，再入學出現因適應不良而輟學，並開始結識同樣處境的朋友，進而一起流連社區的時候。這時，主流的論述容易將，“無責任心”、“自我中心”、“太幼稚”、“捱少少苦都不行”、“沒有上進心”、“沒有憂患意識”、“難泥扶不上柄”、“社會寄生蟲”等等負面標籤，活生生地與他們扣上，甚至會不停地壓迫著他們，而這些名目背後正正就是教條的懲罰，。

社會學家 Edwin M.Lement 和 Howard S.Becker 則認為這些社會標籤正正就是論證偏差行為的形成過程，一方面讓這類正在成長發展階段的青少年，在這些標籤當中不斷修正新的自我概念；另一方面，每當這些負面標籤在社區裡出現一次，烙印(Stigma)就會出一次，過程中又會不斷刷新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認知，加深原本對有偏差行為青少年的刻板印象。然而這個劇本，每天都在社會裡循環上演。

當青少年身處烙印裡面，就是無可避免的被邊緣化經歷，逐漸便認清自己是失敗品，或從標籤當中自我應驗，成為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出現更加多的偏差行為，如夜歸、逃學、打架、情緒失控、性濫交等等。如當社會大眾對這些青少年沒有足夠的認知，則非常容易以偏概全，認為他們是自甘墮落，將責任歸咎於個人身上。社會對持續出現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則以不同手段去處理，這些青少年為了回應這種壓迫，便聚集一起，以更隱蔽化進行活動的方式來避免群體受到傷害，他們也會不停地互相認同並學習彼此的生活模式，慢慢形成他們生境(Niche)和次文化(Subculture)。而這種聚集，更會加深大眾對他們的偏見，慢慢就會認為偏差行為則等同他們，對他們更加嚴厲，這就是標籤理論中的烙印效應，也就是我們社會所論述的邊青—邊緣青年，儘使他們願意改變，市面上的機會也只會越來越匱乏。

舉一個筆者經常遇到的狀況，十八至二十四歲，只有小學學歷的青年，他們除了回歸教育，低技術勞動市場，還有其他出路嗎？即使是勞工事務局兩年制課程，也需要初中畢業，基於他們學習歷程不順利，在前途路上就可以因此「自暴自棄」，或如果要繼續有尊嚴地在社會生存，他們便只好選擇錢途的方向，或選擇歧途，如盜竊、賭博，或從事違法工作。

兩年全日制課程

- ✓ 課程等同高二學歷
- ✓ 可獲相關課程之專業能力證明書
- ✓ 費用全免
- ✓ 每月培訓津貼澳門幣3,500元
- ✓ 多家實習機構直接聘用
- ✓ 培訓對象：14至24歲初中畢業或以上之澳門居民

查看報名方式 >

兩年全日制課程  
費用全免  
每月3500元培訓津貼  
電話: 8291 4888

圖 4：兩年全日制課程（勞工事務局，2018）

## 陸、 青少年自我發展與偏差行為

因應澳門社會的高速發展，青少年要不斷面對家庭及社會的適應性壓力，例如家庭就業結構中雙職工作，以及輪班工作更為普遍，使家庭功能被受衝擊，如以金錢補償教養責任，容易將青少年導向物質主義。此外陪伴時間少，讓社會化功能被削弱，未能適應主流社會的青少年，自然會背負著非主流的壓力，有著不同的目光及壓力去伴隨他們成長，身處這類環境的青少年，他們為何不能與社會好好相處呢？以下將嘗試以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 theory)作淺析，在佛洛伊德思潮發展到後期，於 1923 年出版了《自我與本我》，解析人是如何在原始欲望和環境當中最得平衡，提出完整的人格結構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有機系統組成，各自擁有著不同的功能。

### 1. 本我(id)

本我，是人格結構的最底層、最原始、最不受控制的部分。它與生俱來就不受任何理性和道德規範的限制，只是單純的在本能地發洩欲望。無所謂善惡美醜，它只是一味地按照「性驅力」及「攻擊驅力」，追求快樂與滿足。

### 2. 自我(Ego)

人，普遍生活在社會，身處現實的環境當中，如果單靠本我借助快樂原則而不顧及外部環境來生存，這只會被視為一個極度自私的社會人，不但達不到宣洩的目的，反而會產生更多心理壓力和痛苦。因此，自我就是作為本我與環境互動的現實原則。例如小時候的如廁訓練，來壓抑(repression)「去便便的欲望」，這就是通過後天的學習和對環境接觸不斷成長起來的心理力量，是自我控制的存在。

### 3. 超我(Superego)

佛洛伊德指出：“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衝動或人類生活的較高尚行為的主體。”。超我，就是道德化的自我，負責控制行為，使其符合社會規範的要求，或利用昇華(sublimation)轉化壓抑的存在。從青少年早期根據父母的價值觀的經驗，決定哪些行為能受到獎賞而獲得促進，超我就在獎賞和懲罰之間不斷內化而產生的。隨著年齡的增長，超我由受到家庭及學校、以及社會規範的影響。漸漸演變成由傳統文化、道德觀念、價值觀、社會理想等的因素所影響。

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人格結構，它們是通過協調，使人與外部環境能好好互動，讓人原始驅力(Libido)和欲望(Desire)得以宣洩(Catharsis)的同時，又能與外部環境達致生態平衡。而現今的複雜的社會因素，無疑是不停地增加青少年的自我以及超我的成長和發展不完整的狀況，代表本我容易擔當領導位置，使青少年處事方式更傾向衝動，出現偏差行為的機會。若然青少年持續出現偏差行為，如發現青少年夜歸、逃學、打架、網路成癮、情緒狀況等等事件時，不同的系統都會以相應的方式來修正，而這種修正就分成教導與懲罰。教導正是給予再一次適應社會的機會，如補習班和回歸教育；而懲罰則



是會讓青少年失去社會角色，青少年正正就是這兩者之間被社會化。如果青少年未能好好適應主流社會的青少年，就會出現對應的手段，如夜歸青少年則鎖門；網癮青少年則責罵；憤青打架則萬人責罵；低動機青少年成績不佳則勒令停學；低學歷青少年則遭勞動市場排斥。

從上述例子可以說明，這幾類青少年，難以從後天與環境的互動當中，得到足夠的心理力量去建立有效的現實原則，讓「自我」成長起來，因此無法壓抑原始欲望。當出現事件的時候，反而可從評價裡得知，自己是無法成為「好孩子」。這樣日積月累，漸漸地便學習到，「我是無法被控制，我就是自我中心，是失控的。」，從評價會演變成烙印，確立到自己就是一個「壞孩子」，一個會持續出現偏差行為的青少年。

## 柒、 以優勢觀點代替烙印

回歸最初，之所以衍生邊緣青年這個問題，是由於有著複雜的連鎖因素，每一個標籤背後都充滿了對邊緣青少年的失望，大家的視野普遍只會看到缺失，看到他們自甘墮落的走勢，滿心充滿想更正他們的想法。但只要加倍深思，就可以發現，現今社會用對未來青少年的盼望，以社會規劃的方式綁架了這些青少年的需要(Need)和人生(Life)。最重要的是，過往將責任歸咎於邊緣青年的個人身上，而忽略社會對他們是有著不友善的環境，這顯然是不道德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會將這種「偏見」延續到下一代，。

當我們放低成見，就可以看到流連社區的青少年，背後都會有不同的故事，除了問題之外，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求存的生命力。當我們願意糾正這個不道德的視角，改用優勢觀點去看持續出現偏差行為的青少年時，就可以發現看到問題(Problem)的同時，也看到可能性(Possibility)。

*優勢觀點自 1980 年發展於美國堪薩斯大學社會福利學院，此模式可謂對於過往病理或缺失觀點的反動，對於人的本體持正向觀點和超越觀點，亦即凡存在的人皆有其優勢和資源，亦有成長學習改變的潛能；在方法上則是強調依循個人的想望，強調案主自決，藉由類似友誼的專業關係建立，激發案主希望和改變的動機，以及藉由優勢的發掘和肯定，增強案主的權能，並且以復元為終極目標。(宋麗玉 & 施教裕, 2010)*

筆者前線工作上初出茅蘆的時候，有幸遇到一位年過二十歲，小學畢業的青年，家庭有病態史，經常深夜可到網吧相見，他無酒無煙不歡，過往更有濫藥和盜竊等違法狀況。驟眼起來，這位青年有著太多太多問題要去處理。然而的確，當時本人經驗尚淺，花了頗長時間及心力去從網癮入手，希望他可以重新鼓起勇氣，離開電腦面對自己，結果他就是力不從心，而我就像“老鼠拉龜”。在工作上，筆者有一段短時間，曾因為手頭上的個案都是「原地踏步」，而去懷疑過自己的能力，甚至去問自己是否配得上做一名「社會工作者」。那時憶想一位大學教授對我們社工學生說的一句話。

“社工就是在困難當中工作，在限制中行多一少步。”

就是這句說話，給予筆者勇氣去思考如何與案主行多一少步。而在那一剎那，筆者看到自己那刻的處境跟案主是相近的，同樣是充滿無力感，同樣被限制困綁著自己。當下，筆者就發現了出路，就是在看到問題的同時，看到可能性。

從筆者看到他是低動機，低學歷，家庭及成癮問題等有許多問題，到看到他是一個富有同理心，真誠，對街頭文化很有興趣，願意花時間去陪伴朋友等等的個人優勢，工作人員就制定不同的介入計劃，讓他去接觸流浪貓，利用他的同理心去貢獻同樣是弱勢的動物，去以陪伴工作人員的方式去遠距離觀賞街頭文化。慢慢之間，筆者真的可以更加接近到這位青少年的世界；慢慢之間，他亦更容易接納新的嘗試，雖然他還是有許多狀況未能即時解決，但他的面色和行為也相對健康以及正向，這可能就是優勢觀點下，所說的「復元力」。

優勢觀點，既可從個人優勢出發，也可以從環境優勢入手，現時社會有很多標籤，以及限制，是筆者以一人之力難以抵抗，因此筆者期望以才疏學淺的文筆，向大家分享自身的經歷，希望喚醒大家一同建立到一個更力友善的環境及目光，一點一滴地消除一個又一個的烙印，讓更多青少年復元力得以展現，當社會給予更多彈性以及多元，就能讓青少年看到盼望。例如降低勞工局職業導向全日制課程的門檻至小學畢業；增設更多深夜無酒精的休閒場所；開放社區上非主流的青少年以學徒身份參與澳門的盛事(如:光影節)；分發一些到外地擴闊眼界的名額給不同的青少年；這些都能夠為他們帶來強而有力動力和實質的改變，使更加多的青少年能夠貢獻社會，參與社會，以自身的力量去改善我們這個社會。

然而，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筆者明白“羅馬非一天可以建成”，只盼望身處前線的工作者，或位居權力核心的領導不要延續絕望給下一代。因為當青少年日後面對各種問題的時候，面前就好像放著一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樣，傳說打開則只會招來絕望，疾病以及死亡。因此不能去觸，也不能去碰，只可以繼續沉溺和逃避；但若然我們在盒子中放進的是希望(Hope)，他們便無須懼怕負面標籤，能從烙印當中解放出來。

一念之間，「潘朵拉盒子」之中，我們會選擇注入的希望，還是絕望呢？

## 捌、 參考資料

1. Howard S. Becker.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2. Herman Schwendinger and Julia R. Schwendinger. (1976 年 12 月). *Marginal Youth and Social Polic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頁 184-191.  
doi:10.2307/800337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擷取自 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  
[https://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https://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
4. 以當年價格按支出法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2018). 擷取自 統計暨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011). *自我與本我* (第 1 版). (張吉人, 編者, 林塵, 張喚民, & 陳偉奇, 譯者) 上海譯文出版社. 擷取自  
<https://www.amazon.cn/dp/B0099MT29K>
6. 宋麗玉, & 施教裕. (2010 年 10 月). 復元與優勢觀點之理論內涵與實踐成效：臺灣經驗之呈現. *社會科學論叢*, 第四卷(第二期).
7. 兩年全日制課程. (2018). 2019 年 2 月 擷取自 勞工事務局:  
[https://www.dsal.gov.mo/course/zh\\_tw/standard/index.html](https://www.dsal.gov.mo/course/zh_tw/standard/index.html)
8. 青年指標. (2016). 擷取自 教育暨青年局:  
[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8\\_09.pdf](http://www.dsej.gov.mo/ijm/stat/pdf/yim_08_09.pdf)
9. 胡雅坤. (2016). *澳門中學生親子關係*. 澳門: 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10. 統計暨普查局. (2018). 擷取自 就業調查:  
<https://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d4e4d153-73fb-4707-8b82-e20257ec87be#P64f3385f-4e2b-4bba-af54-47ad2e1293b5>
11. 澳門青年政策(2012-2020)中期檢視報告. (2017 年 3 月). 擷取自 教育暨青年局:  
[http://www.dsej.gov.mo/youthpolicy/doc/youthpolicy\\_report\\_171108.pdf](http://www.dsej.gov.mo/youthpolicy/doc/youthpolicy_report_171108.pdf)
12.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 草案文本. (2016). 擷取自 澳門特別行政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  
[https://www.cccmtl.gov.mo/files/projecto\\_plan\\_cn.pdf](https://www.cccmtl.gov.mo/files/projecto_plan_cn.pdf)